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東坡志林

第一卷 記遊 懷古 修養 疾病 夢寐 學問 命分 送別

記遊 記過合浦

餘自海康適合浦，連日大雨，橋樑大壞，水無津涯。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，聞自此西皆漲水，無復橋船，或勸乘蜃並海即白石。是日六月晦，無月，碇宿大海中。天水相接，星河滿天，起坐四顧太息：「吾何數乘此險也！已濟徐聞，復厄於此乎？」稚子過在旁鼾睡，呼不應。所撰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論語》皆以自隨，而世未有別本。撫之而嘆曰：「天未欲使從是也，吾輩必濟。」已而果然。七月四日合浦記，時元符三年也。

逸人遊浙東

到杭州一遊龍井，謁辨才遺像，仍持密雲團為獻龍井。孤山下有石室，室前有六一泉，白而甘，當往一酌。湖上壽星院竹極偉，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，皆甘冷異常，當時往一酌，仍尋參寥子、妙總師之遺蹟，見穎沙彌亦當致意。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，不知今在否？亦可一往。

記承天寺夜遊

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戶，欣然起行。念無與樂者，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。懷民亦未寢，相與步於中庭。庭下如積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橫，蓋竹柏影也。何夜無月，何處無竹柏，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。

遊沙湖

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，亦曰螺師店，予買田其間。因往相田得疾，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，遂往求療。安常雖聾，而穎悟絕人，以紙畫字，書不數字，輒深了人意。餘戲之曰：「餘以手為口，君以眼為耳，皆一時異人也。」疾愈，與之同遊清泉寺。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，有王逸少洗筆泉，水極甘，下臨蘭溪，溪水西流。餘作歌云：「山下蘭芽短浸溪，鬆間沙路淨無泥，蕭蕭暮雨子規啼。誰道人生無再少？君看流水尚能西，休將白髮唱黃雞。」是日劇飲而歸。

記遊松江

吾昔自杭移高密，與楊元素同舟，而陳令舉、張子野皆從餘過李公擇於湖，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。夜半月出，置酒垂虹亭上。子野年八十五，以歌詞聞於天下，作《定風波令》，其略云：「見說賢人聚吳分，試問，也應傍有老人星。」坐客懼甚，有醉倒者，此樂未嘗忘也。今七年耳，子野、孝叔、令舉皆為異物，而松江橋亭，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，平地丈餘，蕩盡無復子遺矣。追思曩時，真一夢耳。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，黃州臨臯亭夜坐書。

遊白水書付過

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，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跡院，浴於湯池，熱甚，其源殆可熟物。循山而東，少北，有懸水百仞，山八九折，折處輒為潭，深者礎石五丈，不得其所止。雪澗雷怒，可喜可畏。水厓有巨人跡數十，所謂佛跡也。暮歸倒行，觀山燒壯甚。俛仰度數谷，至江，山月出，擊汰中流，掬弄珠璧。到家二鼓，復與過飲酒，食餘甘，煮菜，顧影頽然，不復甚寐，書以付過。東坡翁。

記遊廬山

僕初入廬山，山谷奇秀，平生所未見，殆應接不暇，遂發意不欲作詩。已而見山中僧俗，皆云：「蘇子瞻來矣！」不覺作一絕云：「芒屨青竹杖，自掛百錢遊。可怪深山裏，人人識故侯。」既自哂前言之謬，又復作兩絕云：「青山若無素，偃蹇不相親。要識廬山面，他年是故人。」又云：「自昔憶清賞，初遊杳靄間。如今不是夢，真箇是廬山。」是日有以陳令舉《廬山記》見寄者，且行且讀，見其中雲徐凝、李白之詩，不覺失笑。旋入開先寺，主僧求詩，因作一絕云：「帝遣銀河一派垂，古來惟有謫仙辭。飛流濺沫知多少，不與徐凝洗惡詩。」往來山南地十餘日，以為勝絕不可勝談，擇其尤者，莫如漱玉亭、三峽橋，故作此二詩。最後與摠老同遊西林，又作一絕云：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到處看山了不同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」僕廬山詩盡於此矣。

記遊松風亭

餘嘗寓居惠州嘉祐寺，縱步松風亭下，足力疲乏，思欲就林止息。望亭宇尚在木末，意謂是如何得到？良久忽曰：「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！」由是如掛鉤之魚，忽得解脫。若人悟此，雖兵陣相接，鼓聲如雷霆，進則死敵，退則死法，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。

儋耳夜書

己卯上元，餘在儋耳，有老書生數人來過，曰：「良月佳夜，先生能一出乎？」予欣然從之。步城西，入僧舍，歷小巷，民夷雜揉，屠酤紛然，歸舍已三鼓矣。舍中掩關熟寢，已再鼾矣。放杖而笑，孰為得失？問先生何笑；蓋自笑也，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，更欲遠去。不知釣者，未必得大魚也。

憶王子立

僕在徐州，王子立、子敏皆館於官舍，而蜀人張師厚來過，二王方年少，吹洞簫飲酒杏花下。明年，餘謫黃州，對月獨飲，嘗有詩云：「去年花落在徐州，對月酣歌美清夜。今日黃州見花發，小院閉門風露下。」蓋憶與二王飲時也。張師厚久已死，今年子立復為古人，哀哉！

黎澹子

吾故人黎錞，字希聲，治《春秋》有家法，歐陽文忠公喜之。然為人質木遲緩，劉貢父戲之為「黎澹子」，以謂指其德，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。一日聯騎出，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，大笑，幾落馬。今吾謫海南，所居有此，霜實累累，然二君皆入鬼錄。坐念故友之風味，豈復可見！劉固不泯於世者，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。

記劉原父語

昔為鳳翔幕，過長安，見劉原父，留吾劇飲數日。酒酣，謂吾曰：「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：『聞遠近之論，謂明府驕而自矜。』元龍曰：『夫閨門雍穆，有德有行，吾敬陳元方兄弟；淵清玉潔，有禮有法，吾敬華子魚；清修疾惡，有識有義，吾敬趙元達；博聞強記，奇逸卓犖，吾敬孔文舉；雄姿傑出，有王霸之略，吾敬劉玄德。所敬如此，何驕之有？餘子瑣瑣，亦安足錄哉！』」因

仰天太息。此亦原父之雅趣也。吾後在黃州，作詩云：「平生我亦輕餘子，晚歲誰人念此翁？」蓋記原父語也。原父既沒久矣，尚有貢父在，每與語，今復死矣，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？悲夫！

懷古

廣武嘆

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餘：「阮籍登廣武而嘆曰：『時無英雄，使豎子成其名！』豈謂沛公豎子乎？」余曰：「非也，傷時無劉、項也，豎子指魏、晉間人耳。」其後餘聞潤州甘露寺有孔明、孫權、梁武、李德裕之遺蹟，餘感之賦詩，其略曰：「四雄皆龍虎，遺蹟儼未刊。方其盛壯時，爭奪肯少安！廢興屬造化，遷逝誰控搏？況彼妄庸子，而欲事所難。聊興廣武嘆，不得雍門彈。」則猶此意也。今日讀李太白《登古戰場》詩云：「沈湎呼豎子，狂言非至公。」迺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，與先友之意無異也。嗣宗雖放蕩，本有意於世，以魏、晉間多故，故一放於酒，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？

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

王彭嘗云：「塗巷中小兒薄劣，其家所厭苦，輒與錢，令聚坐聽說古話。至說三國事，聞劉玄德敗，輒蹙有出涕者；聞曹操敗，即喜唱快。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，百世不斬。」彭，愷之子，為武吏，頗知文章，餘嘗為作哀辭，字大年。

修養

養生說

已饑方食，未飽先止。散步逍遙，務令腹空。當腹空時，即便入室，不拘晝夜，坐臥自便，惟在攝身，使如木偶。常自念言：「今我此身，若少動搖，如毛髮許，便墮地獄。如商君法，如孫武令，事在必行，有犯無恕。」又用佛語及老聃語，視鼻端白，數出入息，餘絲若存，用之不勤。數至數百，此心寂然，此身兀然，與虛空等，不煩禁制，自然不動。數至數千，或不能數，則有一法，其名曰「隨」：與息俱出，復與俱入，或覺此息，從毛竅中，八萬四千，雲蒸霧散，無始以來，諸病自除，諸障漸滅，自然明悟。譬如盲人，忽然有眼，此時何用求人指路？是故老人言盡於此。

論兩井水

時雨降，多置器廣庭中，所得甘滑不可名，以潑茶煮藥，皆美而有益，正爾食之不輟，可以長生。其次井泉甘冷者，皆良藥也。《乾》以九二化，《坤》之六二為《坎》，故天一為水。吾聞之道士，人能服井花水，其熱與石硫黃鐘乳等，非其人而服之，亦能發背腦為疽，蓋嘗觀之。又分、至日取井水，儲之有方，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，道士謂「水中金」，可養鍊為丹，此固常見之者。此至淺近，世獨不能為，況所謂玄者乎？

論修養帖寄子由

任性逍遙，隨緣放曠，但盡凡心，別無勝解。以我觀之，凡心盡處，勝解卓然。但此勝解不屬有無，不通言語，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。如眼翳盡，眼自有明，醫師只有除翳藥，何曾有求明藥？明若可求，即還是翳。固不可於翳中求明，即不可言翳外無明。而世之昧者，便將頹然無知認作佛地，若如此是佛，貓兒狗兒得飽熟睡，腹搖鼻息，與土木同，當恁麼時，可謂無一毫思念，豈謂貓狗已入佛地？故凡學者，觀妄除愛，自羸及細，念念不忘，會作一日，得無所住。弟所教我者，是如此否？因見二偈警策，孔君不覺聳然，更以聞之。書至此，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，詈聲飛灰火，如豬嘶狗嗥。因念他一點圓明，正在豬嘶狗嗥裏面，譬如江河鑿物之性，長在飛砂走石之中。尋常靜中推求，常患不見，今日鬧裏忽捉得些子。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。

導引語

導引家云：「心不離田，手不離宅。」此語極有理。又云：「真人之心，如珠在淵，眾人之心，如泡在水。」此善譬喻者。

錄趙貧子語

趙貧子謂人曰：「子神不全。」其人不服，曰：「吾僚友萬乘，螻蟻三軍，糲糲富貴而晝夜生死，何謂神不全乎？」貧子笑曰：「是血氣所扶，名義所激，非神之功也。」明日問其人曰：「子父母在乎？」曰：「亡久矣。」「嘗夢見乎？」曰：「多矣。」「夢中知其亡乎？抑以為存也？」曰：「皆有之。」貧子曰：「父母之存亡，不待計議而知者也。晝日問子，則不思而對；夜夢見之，則以亡為存。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，物之眩子而難知者，甚於父母之存亡。子自以神全而不學，可憂也哉！」予嘗與其語，故錄之。

養生難在去慾

昨日太守楊君彩、通判張公規邀餘出遊安國寺，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。餘云：「皆不足道，難在去慾。」張云：「蘇子卿齧雪啖氈，蹈背出血，無一語少屈，可謂了生死之際矣，然不免為胡婦生子。窮居海上，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？乃知此事不易消除。」眾客皆大笑。餘愛其語有理，故為記之。

陽丹訣

冬至後齋居，常吸鼻液，漱鍊令甘，乃嚥下丹田。以三十瓷器，皆有蓋，溺其中，已，隨手蓋之，書識其上，自一至三十。置淨室，選謹樸者守之。滿三十日開視，其上當結細砂如浮蟻狀，或黃或赤，密絹帕濾取。新汲水淨，淘澄無度，以穢氣盡為度，淨瓷瓶合貯之。夏至後取細研，棗肉丸如梧桐子大，空心酒吞下，不限丸數，三五日後服盡。夏至後仍依前法採取，卻候冬至後服。此名陽丹陰煉，須清淨絕欲，若不絕慾，其砂不結。

陰丹訣

取首生男子之乳，父母皆無疾恙者，並養其子，善飲食之，日取其乳一升，少只半升已來亦可。以硃砂銀作鼎與匙，如無硃砂銀，山澤銀亦得。慢火熬煉，不住手攪如淡金色，可丸即丸，如桐子大，空心酒吞下，亦不限丸數。此名陰丹陽煉。世人亦知服秋石，然皆非清淨所結；又此陽物也，須復經火，經火之餘皆其糟粕，與燒鹽無異也。世人亦知服乳，乳，陰物，不經火煉則冷滑而漏精氣也。此陽丹陰煉、陰丹陽煉，蓋道士靈智妙用，沈機捷法，非其人不可輕泄，慎之！慎之！

樂天燒丹

樂天作廬山草堂，蓋亦燒丹也，欲成而爐鼎敗。來日，忠州刺史除書到。迺知世間、出世間事，不兩立也。僕有此志久矣，而

終無成者，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，今日真敗矣。《書》曰：「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也。」信而有徵。

贈張鷟

張君持此紙求僕書，且欲發藥。不知藥，君當以何品？吾聞《戰國策》中有一方，吾服之有效，故以奉傳。其藥四味而已：一曰無事以當貴，二曰早寢以當富，三曰安步以當車，四曰晚食以當肉。夫已饑而食，蔬食有過於八珍，而既飽之餘，雖芻豢滿前，惟恐其不持去也。若此可謂善處窮者矣，然而於道則未也。安步自佚，晚食為美，安以當車與肉為哉？車與肉猶存於胸中，是以有此言也。

記三養

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，不過一爵一肉。有尊客，盛饌則三之，可損不可增。有召我者，預以此先之，主人不從而過是者，乃止。一曰安分以養福，二曰寬胃以養氣，三曰省費以養財。元符三年八月。

謝魯元翰寄啜肚餅

公昔遺餘以啜肚餅，其直萬錢。我今報公亦以啜肚餅，其價不可言。中空而無眼，故不漏；上直而無耳，故不懸；以活潑潑為內，非湯非水；以赤歷歷為外，非銅非鉛；以念念不忘為項，不解不縛；以了了常知為腹，不方不圓。到希領取，如不肯承當，卻以見還。

辟穀說

洛下有洞穴，深不可測。有人墮其中不能出，飢甚，見龜蛇無數，每旦輒引首東望，吸初日光嚙之，其人亦隨其所向，效之不已，遂不復饑，身輕力強。後卒還家，不食，不知其所終。此晉武帝時事。辟穀之法以百數，此為上，妙法止於此。能服玉泉，使鈇汞具體，去儻不遠矣。此法甚易知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知者莫能行，何則？虛一而靜者，世無有也。元符二年，儋耳米貴，吾方有絕糧之憂，欲與過子共行此法，故書以授之。四月十九日記。

記服絹

醫官張君傳服絹方，真神仙上藥也。然絹本以禦寒，今乃以充服食，至寒時當蓋稻草蓆耳。世言著衣喫飯，今乃喫衣著飯耶？

記養黃中

元符三年，歲次庚辰；正月朔，戊辰；是日辰時，則丙辰也。三辰一戊，四土會焉，而加丙與庚：丙，土母，而庚其子也。土之富，未有過於斯時也。吾當以斯時肇養黃中之氣，過此又欲以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。吾終日默坐，以守黃中，非謫居海外，安得此慶耶？東坡居士記。

疾病

子瞻患赤眼

餘患赤目，或言不可食膾。餘欲聽之，而口不可，曰：「我與子為口，彼與子為眼，彼何厚，我何薄？以彼患而廢我食，不可。」子瞻不能決。口謂眼曰：「他日我疾，汝視物吾不禁也。」管仲有言：「畏威如疾，民之上也；從懷如流，民之下也。」又曰：「燕安酖毒，不可懷也。」《禮》曰：「君子莊敬日強，安肆日偷。」此語乃當書諸紳，故餘以「畏威如疾」為私記雲。

治眼齒

歲日，與歐陽叔弼、晁無咎、張文潛同在戒壇。餘病目昏，將以熱水洗之。文潛曰：「目忌點洗。目有病，當存之，齒有病，當勞之，不可同也。治目當如治民，治齒當如治軍，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，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。」頗有理，故追錄之。

龐安常耳聾

蘄州龐君安常善醫而聾，與人語，須書始能曉。東坡笑曰：「吾與君皆異人也，吾以手為口，君以眼為耳，非異人乎！」

夢寐

記夢參寥茶詩

昨夜夢參寥師攜一軸詩見過，覺而記其《飲茶詩》兩句云：「寒食清明都過了，石泉槐火一時新。」夢中問：「火固新矣，泉何故新？」答曰：「俗以清明淘井。」當續成詩，以記其事。

記夢賦詩

軾初自蜀應舉京師，道過華清宮，夢明皇令賦《太真妃裙帶詞》，覺而記之。今書贈柯山潘大臨邠老，云：「百疊漪漪水皺，六銖縱縱雲輕。植立含風廣殿，微聞環佩搖聲。」元豐五年十月七日。

記子由夢

元豐八年正月旦日，子由夢李士寧，草草為具，夢中贈一絕句云：「先生惠然肯見客，旋買雞豚旋烹炙。人間飲酒未須嫌，歸去蓬萊卻無喫。」明年閏二月六日為予道之，書以遺過子。

記子由夢塔

明日兄之生日，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，行利州峽，路見二僧，其一僧鬚髮皆深青，與同行。問其向去災福，答云：「向去甚好，無災。」問其京師所需，「要好硃砂五六錢。」又手擎一小印塔，云：「中有舍利。」兄接得，印塔自開，其中舍利燦然如花，兄與弟請吞之。僧遂分為三分，僧先吞，兄弟繼吞之，各一兩，細大不等，皆明瑩而白，亦有飛迸空中者。僧言：「本欲起塔，卻喫了！」弟云：「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。」兄言：「吾等三人，便是三所無縫塔。」僧笑，遂覺。覺後胸中噎噎然，微似含物。夢中甚明，故閑報為笑耳。

夢中作祭春牛文

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天欲明，夢數吏人持紙一幅，其上題云：請《祭春牛文》。予取筆疾書其上，云：「三陽既至，庶

草將興，爰出土牛，以戒農事。衣被丹青之好，本出泥塗；成毀須臾之間，誰為喜愠？」吏微笑曰：「此兩句復當有怒者。」旁一吏云：「不妨，此是喚醒他。」

夢中論左傳

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，夢數人論《左傳》，云：「《祈招》之詩固善語，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，已其車轍馬跡之意者。」有答者曰：「以民力從王事，當如飲酒，適於飢飽之度而已。若過於醉飽，則民不堪命，王不獲沒矣。」覺而念其言似有理，故錄之。

夢中作靴銘

軾倅武林日，夢神宗召入禁中，宮女圍侍，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，命軾銘之。覺而記其一聯云：「寒女之絲，銖積寸累；天步所臨，雲蒸雷起。」既畢進御，上極歎其敏，使宮女送出。睇眇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，云：「百疊漪漪風皺，六珠縱縱雲輕。植立含風廣殿，微聞環佩搖聲。」

記夢

予嘗夢客有攜詩相過者，覺而記其一詩云：「道惡賊其身，忠先愛厥親。誰知畏九折，亦自是忠臣。」文有數句若銘贊者，云：「道之所以成，不害其耕；德之所以修，不賊其牛。」

予在黃州，夢至西湖上，夢中亦知其為夢也。湖上有大殿三重，其東一殿題其額云「彌勒下生」。夢中云：「是僕昔年所書。」眾僧往來行道，太半相識，辨才、海月皆在，相見驚異。僕散衫策杖，謝諸人曰：「夢中來游，不及冠帶。」既覺，亡之。明日得芝上人信，乃復理前夢，因書以寄之。

宣德郎、廣陵郡王院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兩德公，喪其母呂夫人，六十四日號踴稍間，欲從事於佛。或勸誦《金光明經》，具言世所傳本多誤，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為善本，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。德公欲訪此本而不可得，方苦臥柩前，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於側，忽驚覺曰：「吾夢至相國寺東門，有鬻董者云：『有此經。』」夢中問曰：『非咸平六年本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『有《居道傳》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此大非夢也！」德公大驚，即使續以夢求之，而獲睹鬻董者之狀，則夢中所見也。德公舟行扶柩歸葬於蜀，餘方貶嶺外，遇弔德公楚、泗間，乃為之記。

昨日夢有人告我云：「如真饗佛壽，識妄喫天廚。」予甚領其意。或曰：「真即饗佛壽，不妄喫天廚？」予曰：「真即是佛，不妄即是天，何但饗而喫之乎？」其人甚可予言。

夢南軒

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，尚早，假寐，夢歸穀行宅，遍歷蔬圃中。已而坐於南軒，見莊客數人方運土塞小池，土中得兩蘆葍根，客喜食之。予取筆作一篇文，有數句云：「坐於南軒，對修竹數百，野鳥數千。」既覺，惘然思之。南軒，先君名之曰「來風」者也。

措大喫飯

有二措大相與言志，一云：「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，他日得志，當飽喫飯，飯了便睡，睡了又喫飯。」一云：「我則異於是，當喫了又喫，何暇復睡耶！」吾來廬山，聞馬道士嗜睡，於睡中得妙。然吾觀之，終不如彼措大得喫飯三昧也。

題李巖老

南嶽李巖老好睡，眾人食飽下碁，巖老輒就枕，閱數局乃一輟轉，云：「君幾局矣？」東坡曰：「巖老常用四腳碁盤，只著一色黑子。昔與邊韶敵手，今被陳搏饒先。著時自有輸贏，著了並無一物。」歐陽公詩云：「夜涼吹笛千山月，路暗迷人百種花。碁罷不知人換世，酒闌無奈客思家。」殆是類也。

學問

記六一語

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，嘗乘間以文字問之，云：「無它術，唯勤讀書而多為之，自工。世人患作文字少，又懶讀書，每一篇出，即求過人，如此少有至者。疵病不必待人指擿，多作自能見之。」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，故尤有味。

命分

退之平生多得謗譽

退之詩云：「我生之辰，月宿南斗。」乃知退之磨蠍為身宮，而僕乃以磨蠍為命，平生多得謗譽，殆是同病也。

馬夢得同歲

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，少僕八日。是歲生者，無富貴人，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。即吾二人而觀之，當推夢得為首。

人生有定分

吾無求於世矣，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，而所至訪問，終不可得。豈吾道方艱難，無適而可耶？抑人生自有定分，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？

送別

別子開

子開將往河北，相度河寧。以冬至前一日被旨，過節遂行。僕以節日來賀，且別之，留飲數盞，頽然竟醉。案上有此佳紙，故為作草露書數紙。遲其北還，則又春矣，當為我置酒、蟹、山藥、桃杏，是時當復從公飲也。

曇秀相別

曇秀來惠州見予，將去，予曰：「山中見公還，必求一物，何以與之？」秀曰：「鵝城清風，鶴嶺明月，人人送與，只恐它無著處。」予曰：「不如將幾紙字去，每人與一紙，但向道：此是言《法華》書裏頭有災福。」

別王子直

紹聖元年十月三日，始至惠州，寓於嘉祐寺松風亭，杖履所及，雞犬相識。明年，遷於合江之行館，得江樓豁徹之觀，忘幽谷窈窕之趣，未見其所休戚，嶠南、江北何以異也！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，留七十日而去。東坡居士書。

別石塔

石塔別東坡，予云：「經過草草，恨不一見石塔。」塔起立云：「遮著是博浮圖耶？」予云：「有縫。」塔云：「若無縫，何以容世間螻蟻？」予首肯之。

別姜君

元符己卯閏九月，瓊士姜君來儋耳，日與予相從，庚辰三月乃歸。無以贈行，書柳子厚《飲酒》、《讀書》二詩，以見別意。子歸，吾無以遣日，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。二十一日書。

別文甫子辯

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，時家在南都，獨與兒子邁來，郡中無一人舊識者。時時策杖在江上，望雲濤渺然，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。居十餘日，有長髯者惠然見過，乃文甫之弟子辯。留語半日，云：「迫寒食，且歸東湖。」僕送之江上，微風細雨，葉舟橫江而去。僕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，髣髴見舟及武昌步，乃還。爾後遂相往來，及今四週歲，相過殆百數。遂欲買田而老焉，然竟不遂。近忽量移臨汝，念將復去，而後期未可必。感物悽然，有不勝懷。浮屠不三宿桑下者，有以也哉。七年三月九日。